

中俄关系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俄关系史研究室 编
兰州大学历史系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俄关系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俄关系史研究室 编
兰州大学历史系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7 插页2 字数337,000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书号：11096·20 定价：1.33元

目 录

沙俄的对外领土侵略和苏联的霸权主义

历史观……………黎 澍 (1)

美化沙俄侵略的强盗理论……………余绳武 (9)

苏联对中国的研究和我国加强对苏联研

究的迫切性……………刘存宽 (19)

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中国

的疆域问题……………杨建新 (46)

准噶尔西北疆域考……………钮仲勋 (64)

霸权主义的王法

——关于《中俄北京条约》西部边界条款的几个问题

……………薛衔天 (78)

卑鄙的手段 卑鄙的目的

——揭批新老沙皇的“常设卡伦划界论”……………李之勤 (99)

沙俄是如何侵吞中国西北领土四十四万

多平方公里的……………蔡锦松 (123)

中俄伊犁交涉的真相与普罗霍罗夫的梦呓……………纪大椿 (139)

中国收复巴尔鲁克山的交涉……………齐清顺 (152)

沙俄是怎样窃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荣丽贞 (163)

《伊塔通商章程》是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	赵春晨(180)
沙俄侵华与太平天国革命·····	谢本书(202)
俄英争夺中亚和利用阿古柏侵略中国西部边疆	
的罪行·····	王宗维(218)
沙俄把阿古柏当作侵略中国新疆的工具	
——兼驳“反俄政策工具”论·····	沈传经(233)
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杜经国(248)
俄英在西藏的角逐·····	黄鸿钊(267)
“黄俄罗斯”——沙俄吞并中国东北的	
迷梦·····	李吉奎 李治廷 郭燕顺(284)
沙俄侵略者惨杀周生有事件·····	夏东元(299)
关于十七世纪中叶朝鲜派兵配合清军痛击罗刹	
的探讨·····	董万仑(317)
十八世纪初准噶尔人民抗俄斗争的重	
要一页·····	蔡家艺 马大正(329)
一九一二年于田策勒人民抗俄斗争调查报告	
·····	阿吉·努尔阿吉(338)
历史对新沙皇的无情嘲弄	
——从俄国文献看苏联学者篡改历史的无耻行径	
·····	刘民声 步平(350)
是友好亲善，还是侵略扩张	
——驳有关早期中俄关系的一个谬论·····	孔立(372)

从乌梁海问题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	马曼丽	(382)
穆拉维约夫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驳斯拉德科夫斯基美化穆拉维约夫的谬论		
·····	杨相海	(397)
驳无耻的浩罕继承论·····	黄盛璋	(412)
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工具——俄美公司		
·····	孟宪章 郝建恒 徐景学	(438)
沙皇制度与沙俄侵华政策·····	杨定名 侯尚志	(457)
评俄国“汉学”·····	蔡鸿生	(477)
评清人对中俄关系几个问题的论述		
·····	朱允兴 刘次涵	(501)
评旧中国时期(1911—1949)的中俄关系		
史研究·····	卢苇 潘淑钰	(525)

沙俄的对外领土侵略和 苏联的霸权主义历史观

黎 澍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注意研究中俄关系。因为虽然沙皇俄国在中国遭受西方国家侵略和面临国内革命危机的时刻，从中国掠夺了大量领土；但是，十月革命以后，这些领土为社会主义苏联所有，苏联支持中国革命。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行动使我们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我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定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从解放前到五十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往往不提或者很少提到沙皇俄国曾经大量掠夺中国领土的不愉快的关系。

六十年代初，我们开始发现苏联历史家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承认中俄之间存在过不平等条约。而且中俄关系是苏联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项目。这时我们才懂得我们的历史学应当研究中俄关系。

多年以来，苏联历史家对中国人研究历史的工作，特别是

有关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工作，不断加以评论。似乎中国人对中国历史上每个事件和每个人物的研究都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在所必争。这是为什么？显然，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沙俄对中国的大量领土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

一八五八年五月，沙俄陈兵黑龙江，胁迫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在江边城市瑗珲签订《中俄瑗珲条约》，把中国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俄国，并把中国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沙俄又在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北京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把中国在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划归俄国；

一八六四年十月，沙俄又胁迫清朝政府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中国西北部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俄国；

这些把中国领土大块大块地划归俄国的严重事件都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正在进行的时期。沙俄侵占中国领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其中一百四十四、五万平方公里是在这个时期侵占的。伙同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是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主要手段。这样重大的事件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是很明白的。现在苏联历史家企图掩盖这段历史，把它从沙俄继承下来的赃物说成是合法的，甚至还是“神圣的”，这就不但要做大量伪造历史的工作，而且必须干涉中国人对历史真相的揭露。但是如果仅仅辩护一个领

土问题，人们无疑很容易看出他们的狐狸尾巴，所以他们就在广泛的历史问题上装出一副颇有研究的样子，夹七夹八地胡说一气，借以分散人们对这条狐狸尾巴的注意。

苏联历史家对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最常见的指摘就是大汉族沙文主义。中国人说：“中国历史悠久”，他们说，这是大汉族沙文主义。中国人说，“秦汉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他们说，这是大汉族沙文主义。中国人说，“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他们也说，这是大汉族沙文主义。我们过去发表的历史著作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解放以来，我国报刊不但发表了大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论文，而且对历史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大量的批判。但是苏联历史家指摘的恰好不是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如果把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中俄关系的研究，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真实历史，在苏联历史家眼睛里，那就不仅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而且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的大汉族霸权主义。齐赫文斯基在《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历史学中的大汉族霸权主义》，因为他们对中俄关系的颠倒黑白的说法在一九七四年第一次在中国的历史学杂志上遭到了反驳。这一反驳打中了要害。齐赫文斯基费了大约十个月的功夫才写出这么一篇文章，以骂街的口吻疯狂地进行反扑。其实，《历史研究》发表的几篇文章无非是以朴素的事实揭露沙俄在中国的领土侵略罢了，何以竟被反诬为大汉族霸权主义呢？其根源就在

于苏联已经成了充满了大俄罗斯霸权主义野心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大俄罗斯霸权主义是碰不得的，你去碰它，它就反咬一口，说你有霸权主义野心，想要苏联的领土。因此，所谓中国人的大汉族霸权主义，实际上是苏联大俄罗斯霸权主义的倒影。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企图把一个又一个的邻国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对东欧国家和蒙古的控制早已暴露了这个霸权主义的野心。为霸权主义服务的苏联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刷新已经成为加盟共和国的沙俄殖民地的历史。这种全面刷新沙俄殖民地历史的工作，从已有的一些材料看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六十年代以前，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以来。

在六十年代以前，苏联历史学盛行所谓两个俄国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写给别德内依的一封信。斯大林在这封信里说，“世界各国革命工人的领导者都如饥如渴地研究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最有教益的历史，研究这个阶级的过去，研究俄罗斯的去，他们知道除了反动的俄罗斯以外，还有过革命的俄罗斯，有过拉吉舍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热里雅鲍夫和乌里杨诺夫、哈尔士林和阿列克谢也夫这样一些人的俄罗斯”^①。

斯大林的本意是说，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向往俄国革命，研究俄国革命和俄国历史成为迫切的要求。苏联历史家把斯

^①斯大林：《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24—25页。

大林的话加以歪曲，提出两个俄国的理论，说是一个俄国压迫和剥削东西伯利亚和中亚殖民地人民，一个俄国在他们中间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他们获得了解放。由此得到结论，合并于俄国是这些殖民地人民的幸福，是他们的最好的出路。这个理论是以革命的俄罗斯的名义颂扬反动的俄罗斯的侵略和扩张，其带有民族压迫和对外扩张的性质是很明白的。俄国革命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革命人民依靠自己的英勇斗争，沿着历史发展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非一定要合并于俄国才能取得这种胜利。但是两个俄国的理论总算还承认存在过一个反动的俄国，承认沙俄殖民统治是残暴的，承认列宁所说的“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在这一点上，它多少是合乎事实的。

六十年代以来，反动的俄国逐渐从苏联历史著作中消失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愤怒谴责的沙俄殖民统治，现在受到了可耻的颂扬。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普罗霍罗夫所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一书是歌颂沙俄殖民统治的最新作品。例如，在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一年，沙俄侵占我国伊犁地区十年之久，在这里实行了极其残暴的统治，这个事实在普罗霍罗夫的书里完全颠倒了。据普罗霍罗夫说：“俄国行政当局为了在伊犁地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和文化，做了许多工作。”“还向那里派遣了专家、医生、工程师、教师、农学家等等。”^①在普罗霍罗夫的书里，沙俄殖民统治竟是如

^①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1975年莫斯科出版，第155页。

此之仁慈，简直令人无法相信。按照两个俄国的理论，本是革命的俄国在殖民地人民中所起的作用，现在说成是反动的俄国当局行政措施的结果。两个俄国的理论在事实上完全被抛弃了。代替它的是霸权主义历史观。霸权主义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认为历史是可以适应霸权主义的要求任意加以篡改的。

按照这种霸权主义历史观，沙俄殖民统治不但并不残暴，而且它取得这些殖民地的手段也是非暴力的。例如土库曼是“和平并入”俄国的，俄国用“和平的威胁手段”迫使当地封建主接受合并的要求，并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中亚各汗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浩罕和哈萨克斯坦是“自愿并入”俄国的，据说这些汗国如果不并入俄国，就会被英国、中国、波斯、土耳其所吞并；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俄国的“著名旅行家”哈巴罗夫行经这里以后，“正式并入了俄国，”等等。俄国的对外扩张过程真好象是一首田园诗，十分恬淡、和平。苏联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历史研究》^①彻底否认了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武力征服。他说：“西伯利亚并入俄国的过程，与俄国武力征服西伯利亚（十八—十九世纪的贵族历史家虽有此说）这种愚昧无知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对历史的篡改竟是如此之随心所欲和大胆，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殖民地人民的祖先早死光了，沙俄武

^①载《历史问题》杂志1975年第6期。

力征服的血腥回忆也随着死亡先辈的遗体一起被埋葬了，因此，武力征服之说也就与西伯利亚并入俄国的过程“毫无共同之处”了。

所有沙俄殖民地都是“和平地”或者“自愿地”并入俄国的美妙的历史，使苏联历史家得到一个更为美妙的结论：这些殖民地“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古”到什么时候呢？俄国人入侵黑龙江以北地区，是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事。俄国人认为他们有人偷偷地到过这个地方，那就算是被他们“发现”的新土地了。在中国人看来，这当然算不得什么遥远的古代，因为中国同这些地区的联系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已经开始了。苏联对中国人追溯历史达到如是之久远，感到非常愤慨。齐赫文斯基多年来发表的文章就一直表现了这样一种恼羞成怒的横蛮态度。他说，古代中国同边疆民族的联系是薄弱的，有的时代中断过，明朝虽然在这里设有卫所，但是这种卫所带有“羁縻”性质，因此这些地方“从来不是原来属于明帝国的领土”。不过他忘记了，俄国同这些地区的人民连这点联系都没有。这无疑是一个缺陷。对于这个缺陷，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一个补充。他在六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些论文里面证明说，现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人民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创造了一种“自成体系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同中国没有联系，结论自然是这些地区从古以来就是等待着俄国的“旅行家”去发现的土地。可是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最新“发现”显然是极其响亮地打了他自己一个耳光，因为他在一九

五九年发表的著作《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一书还认为古代中国文化同这个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起了进步的作用，并且认为明朝在这里建立的行政机关是“最为巩固的”。

霸权主义历史观使苏联历史学以伪造为能事，所以特别害怕有人加以批驳。在受到批驳的时候，他们就象恶狼一般地咆哮起来，疯狂反扑，把霸权主义的帽子从自己头上摘下来戴在别人头上。中国近代史的种种问题他们是要研究的，乃至中国的全部历史他们都是要研究的，他们研究的项目既多且繁，可是这些无非都是反华大合唱中的嘈音，其真实的目的是掩盖沙俄对中国的严重侵略罪行，为在世界范围进行新的侵略和扩张制造历史根据。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霸权主义历史观是同科学不两立的。坚持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坚持揭露历史的真相，就一定能够战胜这种以霸权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历史观，使苏联历史学的捏造遭到彻底的破产！

美化沙俄侵略的强盗理论

余 绳 武

领土掠夺从来是沙俄侵略中国的主要方式，也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多年来，苏联历史家们费尽心机地歪曲事实，捏造历史，把这些武力逼签的割地条约描绘成“丝毫无损中国主权”的友好条约。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大做文章，妄图证明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苏联历史家米亚斯尼科夫今年春天专程去英国讲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他在题为《东亚国界的理论问题》的报告中，恶毒攻击中国人“破坏”中苏边界的“国际法基础”，并借用一位苏联法学家的话说：“十五世纪时领土的合法取得，应当按照那个世纪的法律来衡量，”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另一种法律。”按照他的意见，判断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强加给中国的卖身契是否合法，只能依据十九世纪的国际法，舍此没有其它标准。这种主张乍看起来似乎要求用历史的态度考察问题，但实际上完全是企图利用国际法来为沙俄侵华辩护的强盗理论。

十九世纪的国际法就是资产阶级国际法，也就是资本主

义、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它原来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其适用范围最初限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所以从前又叫做欧洲国际法。在资本主义的初期，西方资产阶级作为上升的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提出过主权平等、领土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民主原则，对国际法的发展起过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法也如一切资产阶级的法一样，表现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出于它的掠夺本性，必然地把弱肉强食视为天经地义，不断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中，上述民主原则归根到底只是徒有形式的虚文；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些原则更被帝国主义列强抛到了九霄云外。强权即公理，弱者理应被侵略、被奴役。这是一切剥削者国家的共同信条，也是资产阶级国际法的根本精神。

特别应该指出：在西方列强及其法学家的眼中，只有所谓“基督教文明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资产阶级国际法规定的主权原则等等，仅仅适用于这一狭小的范围，而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则横遭歧视，它们的主权和独立丝毫不受尊重，甚至被看做欧美殖民国家当然的奴役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海外疯狂地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用暴力侵占别国土地，压迫别国人民，以至灭人之国，统统是“合法”的行为。例如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在欧美颇有影响的惠顿《万国公法》（原名《国际法原理》）一书写道：“欧罗巴各国属地，或在亚美利加，或在阿非利加、亚细亚与各海洲等处，其掌之之权，或由寻觅，或由征服、迁居，既经诸国立

约认之，即为牢固。即使其间或有来历不明者，人皆以此国掌管既久，他国即不应过问，此为定例。”这种“原则”的提出，纯粹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

资产阶级的国际法著作虽然认为缔约国的自由同意是构成条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只承认对谈判代表个人进行威胁才使得订出的条约无效，至于直接加诸国家的威胁，则一般认为并不能使条约无效。惠顿《万国公法》明确地写道：“各国立约，不能因利害迥异而废也。虽曾被逼，犹必谨守为是。”《奥本海国际法》也说：“如国家迫于威势，而订立丧权辱国之条约，则其后不能更以缺乏行动自由为口实，图解除条约义务。”这些“原则”，明显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意志和侵略利益，因为帝国主义强迫弱小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通常正是通过对该国直接采取威胁手段而订成的。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采用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手段，把中国的各项主权破坏殆尽。为了论证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合法性”，资产阶级的国际法权威奥本海等竟公然声称：中国“依其文明程度，其官民尚不足以充分了解及实行国际法，”“不能为国际健全分子。”又说：中国、波斯（伊朗）、暹罗（泰国）等国的“地位均属可疑。是数国者，其文明程度与基督教国迥然不同，故其国际往来与基督教国势难一律，显然不能与基督教国立于同等阶级。……当基督教国与此数国互派外交代表及订立条约之

时，即间接表示，在此范围之内，承认其为国际人格者，及国际法之主体。此外则仍不在国际社会范围之内，而尤以战争时为然，其待遇方法，各基督教国皆自定之。”这就是说，中国是“不文明的”国度，所以不配和西方“文明国家”平等。中国只有义务履行帝国主义强加给它的种种奴役性条约，而不能享受国际法主体的一切基本权利，如独立权、自保权、平等权等等。中国虽然已同各国订约建交，仍不算加入国际社会，各“文明国家”可以随意对待中国。外国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资产阶级国际法确认这一规定为“合法”，理由是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劣于或与大多数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文化不同。”帝国主义在中国和非洲划分势力范围，资产阶级法学家认为不仅“合法”，而且好处甚多，“有关的国家可以在广大的土地上将它们的主权（应读作侵略势力）逐渐伸展，而不至于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十九世纪末德国强租胶州，英国强租威海卫和九龙，沙俄强租旅大，凡此种种，“皆为国际法所认许。”总之，按照资产阶级国际法的反动“原则”，帝国主义的意志就是法律，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有法律效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不法行径都是合法行为。苏联历史家们冒充国际法的捍卫者，他们真正捍卫的就是这种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盗“原则”。

外国侵略者为了使清政府学会做奴隶的规矩，服服贴贴地接受他们用炮舰建立的“新秩序”，对于介绍资产阶级国际法一向十分热心。早在1839年，美国在华传教士伯驾就曾把